

香港建築雙年展重遊

收到邀請函，第五屆的港深城市\建築雙城雙年展要開幕了，我曾擔任第三屆的總策展人，當時展出時，「建築師」雜誌曾請我寫一篇策展過程的介紹，我也掃描了放在後面。

這次的總策展人是英國倫敦 Bartlett 建築學院的 Christine Hawley 教授，主題是「VISION 2050, LIFESTYLE AND THE CITY」，中文為「2050 活在我城」，這次的展出地點又在九龍公園，所以更有舊地重遊的興趣，我當時的搭檔，在香港大學建築學院任教的李亮聰築師，這兩年擔任該院上海研究中心的負責人，我確認他也會回香港後，便決定成行。

熟悉的開幕式

開幕與四年前在同一地點，九龍公園游泳池旁的廣場，主持的仍是林鄭月娥女士，四年前她是發展局長，如今是香港政務司長了（等於是副特首）。當年參與展覽或是督導與協助的老朋友，幾乎一網打盡。

Kacey Wong 這位行為藝術家，四年前做了一個睡眠裝置，並以睡衣穿著出場，今年變成了調酒師，而且在現場為嘉賓調酒，照理在公園內是不能飲酒的，他又一次挑戰了，還是挑逗了法規的極限。

熟悉的場地

這次的展出場地，主要還是公園中唯一的室內場地，香港文物探知館，在這個不到 80 坪的空間內，策展人將其分為三個部份，正中央是一個多媒體，主要以投射影片為主的裝置，將空間分為兩廂，一側都是以完成建築的照片為主，大多是香港的公共建築，另一側則是繪製得相當有型，又像建築圖，又像動漫，又像繪畫的圖像，這是 Bartlett 學院著名的強項，應該都是他們的校友們的創作，表現對香港的未來的想像。

在公園內有一群戶外的裝置，較為顯著的有四座，在上次臺北館位置的，是中文大學建築系教授 Kristof Crolla 的新作，一個傘狀的類空間桁架構造，其實他今年的主要作品，是在九龍灣的一個可容納 200 人活動的開放式竹棚架，據稱是香港第一個零排放的構造物。

第二座在現有的池塘邊，近海防道，也是用竹構架的 Pop-up theater，有如大波浪的造形映在塘中，可供現場表演。

第三座是座著在圓型噴水池上方的球形劇場，構造是空間桁架和可遮光的薄膜，劇場是用四

個投影機向上投射，成為半球體，這整個構造和播放的內容，都是由德國著名的 Schindler 電梯廠家所贊助的。

第四座是個像貨櫃大小的「未來鋁部屋」，是由一建築師事務所自己出資，展出自己的作品。

有所為和有所不為

這令我回想起，當初在策畫雙年展時，還不知道要做什麼，就知道要不做什麼，雖然雙年展必有公家資源的支持，也必然需要私部門的贊助，才能成個氣氛，但是絕不能辦成商展，也絕不能做成政令宣導，支持與贊助的公私部門，都應以提倡文化與專業思考，或設計創意為主旨，絕不能做成自己的廣告。

由此不禁聯想到，我事務所曾投入了兩年時間，結合歐洲頂尖的展示設計公司，荷蘭 KossmannDeJong Exhibition Architects，設計的臺北城市博物館，在九月被目前的市府團隊宣告停辦。

理由之一是基地在圓山考古遺址，限制太多，殊不知以圓山遺址，以及做為臺北第一座都會公園的地位，這就是最好最真實的展品，所以倫敦城市博物館就設在羅馬的古城牆邊，這也是當初雙年展選上九龍公園的原因，因為這裡就蘊涵了香港歷史的剪影，凡事都是假造，才是問題。

理由之二，就是他們要在原市議會所在，做一個願景館取代，單以名稱看，推測應該像是紐約皇后區博物館，或是上海城市規畫館，新加坡都市重劃局內的展示，以一個全市大模型為主的政令宣導類的展館，紐約是為 1964 年世博會所做的，已是招數用老的構想。城市博物館，應該是給全民做認識和思考自己的城市的，不是單方向的文宣工具。

重遊港大

開幕後第二天，在港大舉辦一整天的座談會，我在 2012 展覽結束後，在 2013 年，又獲邀去香濤大學建築學院擔任過客座副教授，當時學校週邊有幾處捷運工地，校旁的薄扶林道，常常改道或限縮，吃午飯時常見一些法國人，應是駐地工程師，渾身止不住的大汗淋漓，到小吃店用午餐，港大附近山勢甚陡，工程十分困難。如今已經通車了。

由捷運車站內，就有三排大型電梯，直上數十公尺，出來已在校園核心，校園的空間意象，已經永遠的改變了，當時來港大最浪費時間的，就是要到桃園機場，另一個麻煩就是坐機場捷運到中環車站後，即使坐計程車，有時也要等半個半小時，如今站在捷運出口向維多利亞

港眺望，不禁想到，如果松山機場有往香港班機，一天來回，竟也可能不太累呢。







「2011-12 香港深圳城市\建築雙城雙年展」策展過程

The Curatorial Work of the 2011-12 Hong Kong & Shenzhen Bi-City Biennale

展場／

九龍公園及香港文物

探知館

展期／

2012年2月15日至

4月23日(週四休館)

www.hkszbiennale.org

文／金光裕

/ By Gene K.Y. King

攝影／HG Esch



雙年展開幕場景及開幕論壇 (由左為新宜臻、金光裕、Terence Riley、Aaron Betsky、李亮聰、黃偉文) 圖/金石建築師提供



是深圳香港，還是香港深圳？

自從2005年自建築Dialogue雜誌總編輯職位卸任之後，除了事務所，用了六年時間，好不容易寫完一本長篇歷史俠情小說「七出刀之夢」，未料2011年7月，有朋友告訴我，香港城市建築雙年展正在徵求策展人，原本只是好奇，上網瀏覽，又不小心手癢起來。

原來雙年展是由深圳在2005年發起，由張永和先生擔任總策展人，這是深圳由生產城市轉型為創意城市的努力之一，也藉以定位為亞洲創意中心。這次雙年展引起了很大的迴響，於是在深圳與香港雙方建築界的互動之下，決定在下一屆擴大為雙城雙年展，在深圳方的稱做「深圳香港城市\建築雙城雙年展」，於香港的把香港放在前，深圳放在後，主從易位而已，香港方面由其建築師協會HKIA、規劃規劃師協會HKIP、設計師協會HKDA組成主辦單位，由香港政府提出基本費用，主辦單位也同時向民間募款，做為展覽費用。

2007年深圳方由大陸名建築師馬清運擔任總策展人，香港方面則是王維仁擔綱，維仁兄雖是台大畢業，正港台灣人，但已在香港大學任教了十七年，2002年我還在編「建築Dialogue」雜誌時，他為我們製作了一期澳門城市與建築的專集，有十分的廣度與深度，此次他也是組織委會的主要成員。

這是第三次的雙城雙年展，深圳方面已於

2009年底，就選出前紐約現代美術館（MOMA）建築與設計的策展人Terence Riley先生擔綱，他的題目是「城市創造」，英文是「Architecture Create City, City Creates Architecture (Without End)」，這時他們開過記者會，也有了識別標誌，是一個立體八字形的Mobius Strip，象徵城市與建築相互間的不斷衍生。

武功祕笈

2003年，我協助籌畫了「New Taiwan by Design」國際競圖，邀請了Terence Riley先生及諸多名家到台北做評審，會後閒聊，談到未來建築界最重要的議題，所謂「聖杯」，或「武林祕笈」是什麼？Riley先生當初的主張，與他策展前言所說的是吾道一以貫之，對城市與建築的良性互動激蕩出生命力，有古典而深切的「信仰」，他對時下建築充斥造型的玩弄十分不以為然，同時指出，時下風行草偃的所謂永續或綠建築，很大的部份是為了行銷綠建材，使得城市與建築的本質已被模糊了。

當時我認為的聖杯，或武林祕笈，也是當編雜誌最有興趣的主題，則是「時間」因素，或許是因為像我一樣五十歲上下，在台灣生長的人，都目睹了一個無法回頭的社會進程，社會由農業而工商而後工業，政治由張惶的極權而混亂的民主，文化由因封閉亟思開放而資訊泛濫而反趨麻

金光裕，總策展人

木，我們環境中的稻田、水牛、池塘，換成了阻塞的交通，綿密的街市與建築，這是條不歸路，在歷史上只會發生一次，而我們正好目睹了這滄海桑田的轉變。

在這種破天荒的巨變之中，人心需要時間來適應，屋頂和陽台的違章建築，是五十年代克難時期遺留下來的都市皮膚病，至今在香港，尤其是台北更是遍地可見。同時，我們需要時間，和付出極大的努力來調整建築成為心中的家，違章是窒息，但也可發展出獨特的巷弄文化，爭取公共空間，來「占領」城市成為集體的家，也使得城市逐漸成為我們的認同。

所以我擬了一個題目，相對應深圳的城市與建築相互衍生 reciprocal 關係，自創了一個字，以"tri-ciprocal cities: the time, the place, the people"，中文是「三相城市：時間、空間、人間」，以三個較為抽象的元素，與城市與建築這兩個有形的元素相對應。由深圳與香港的對比，又將城市的發展狀態比擬為人的生理年齡，如果深圳像個青年人，充滿正面的和危險的活力與潛能；香港、新加坡、台北則像中年人，需要好好面對中年危機。

東京已過度建築，經濟力和人口均在衰退，就像一個老年人，而紐約也在中、老年之間徘徊。而於2011年受東北地震及海嘯重創的仙台，則像遇到致命意外的人，需要重新站起來。

當然這是過度簡化的說法，其實每個城市都有其青年、中年、老年的一面，年輕的城市若只唯利是圖，其心態就是老的，老年的城市也可能發展出新的活力，多元的生活方式與空間，就有其年輕化的可能。

就以這樣的構想擬了一份提案，只覺得是個很渺茫的事，當做好玩而已，未料兩週後，竟然接到通知，說是我的提案已晉入決選，希望我到香港簡報，我曾經為文建會的「2004台灣建築展」，「地貌改造運動特展」擔任總策展人，對於策展所

需消耗的心力與時間記憶猶深，此時突然變成是個有影之事，當然知道一定要有香港當地團隊的配合，於是經由朋友的介紹，找到了李亮聰先生來合作。

團隊

李亮聰在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後，在紐約的著名事務所KPF 和Steven Holl 事務所工作了十年，回到香港後在港大建築系任教，也創辦經營自己的事務所「升建築Index Architecture」。由於我也曾在紐約工作十年，紐約經驗成了我們交集的開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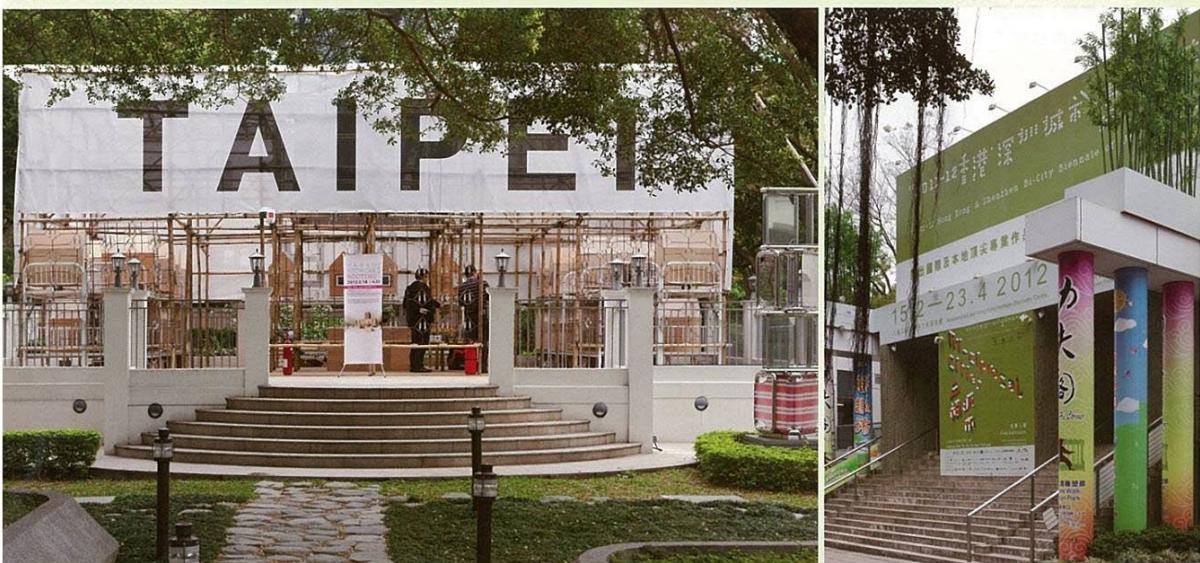
在簡報後幾天接到獲選的通知後，李亮聰邀了兩位朋友擔任協同策展人，祈宜臻也在港大建築學院任教，並且擔任其社區項目工作坊CPW總監，負責辦理研討會、工作坊、社區參與的部份，使這個雙年展不只是靜態的展示。

另一位是閱歷豐富的劉文君建築師，她曾在新鴻基地產工作十餘年，曾擔任香港最高樓，環球貿易中心ICC的項目總監，後來創立「創施有限公司Traces Ltd.」，又極熱心參與香港藝術中心的工作，我們活動中的表演，以及與城市有關的電影展，都是她策畫。她又有極圓熟的處事方法，香港凡事都有嚴格繁瑣的規定，後來我們展場所有許可的事宜，都是靠她不勝其煩的解決的。

主辦單位也為我們公開徵募了兩位工作人員，擔任行政工作，這兩位全職人員，陳穎雯和鄭穎茵，成了我們的骨幹，我也因此了解到香港人的工作力，勤快、負責、思考細膩、做事有方法、非常禮貌、中英文都好，也難怪香港蕞爾之地，竟有這樣的競爭力。

是雙城還是三城？

我一直覺得，台北在過去五年間有了很大的變化，過去許



台北展位於文物探知館合院內，九龍公園主要動線旁，由龔書章及曾瑋帶領交大建研所師生策畫並組裝。 在彌敦道往九龍公園入口的雙年展標識



1



2

1. 亞洲都繪展，也位於屋頂花園，其中有本屆普立茲克獎得主王澍先生的作品。圖／金石建築師提供
2. 台北展內有許多「鳥屋」，嵌入一個螢幕，每個鳥屋都是一個展示。
3. 世界展（位於香港文物探知館內），各個單元都是以碌架（雙層）床為展示單元，此展內包括了OMA, Morphosis, Steven Holl, KPF, RUR, Claus en Kaan, Seraji, 團紀彥, 阿部仁史, 大野秀敏等展品。

多人覺得台北很醜，但近年許多外國人到台北，都會覺得這是個很有趣有性格的城市，我以為至少台灣人是東亞人中最快樂的一群，沒有大陸的雜亂，香港的緊張，和日本的壓抑，台北過去的發展，有新的如台北藝術中心，流行音樂中心的計畫，也有舊建築的再利用，華山和松山菸廠的保存和改造，從某個角度來說，新與舊、大與小、有形與無形，在台北都有角色與空間，我也希望將此一趨勢或價值，帶到雙年展中。

我因此提出構想，希望能有一個台北展的部份，也獲得市長的認可，經過招標程序，由龔書章和曾瑋帶領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的師生策劃，他們都希望把台北

描繪成一個十分宜居的城市，把台北人描繪成有恢弘生活態度的人。我又一不做二不休，又去找了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的李彥良，過去幾年，他們辦了許多有內容的展覽，贊助諸多藝術活動，我也曾與他合辦了「靈感城市」國際建築研討會，他也很阿莎力的答應，不知不覺中，已將雙城變成了三城展了。

展示場地

主辦單位最早有三個可能的場地，前兩個分別是香港島的北角碼頭，和對岸九龍的紅磡碼頭，北角雖是鬧區，但接近水岸，都是卡車和貨架，場地是一棟兩層樓的渡船船塢，空氣中飄著魚腥味，兩個碼頭間正好有渡船，乘客稀少，未料我坐過一個月後就停駛了，無意間成了最後的過客之一。

紅磡雖以開演唱會為名，其實這碼頭旁只是個大停車場，週邊多是住宅區，這個船塢也一樣，面積不大，樓層甚低，都不理想。

最後一個選項是九龍公園，在尖沙嘴彌敦道，最繁忙的商業區中間，竟然保存了這一塊近12公頃的公園，因為原來是英軍軍營，到了1970年改建成公園，因而留下這片寶地，這個超級街廓內有回教清真寺、警察局、游泳池、體育場，鳥園、還被超高層豪宅占去一角，最大的好處是地點方便，人潮甚多，但是能用的室內場地，只有原是軍舍的香港文物認知館內的250平方米的展示廳。

神功戲棚

我也努力想找其他可能，但香港最難的是空間，屢試不成，時間又已緊迫，只能選擇在公園中搭建臨時棚架，這也令已經捉襟見肘的經費更形拮据。

那時正是中元節，聽說公園內搭有「神功戲棚」，用來祭拜和酬神，香港應是至今唯一還用竹子做施工鷹架和臨時建築的地方，主要是竹子



為骨架，以很薄的鋁板片為屋頂和外牆，其實只是鋪到不漏水，雖然隨意而粗糙，但也有某種似原始似古樸的力量。

此時正好有位有興趣參展的德國朋友Ulf Meyer告訴我，或許可以找德國的建材廠商贊助一種耐力板polycarbonate panel，這種可透光的塑化板材，與竹棚架正好可構成有趣的對比，經由他的介紹，和幾個月的努力，我們得到了一半的贊助，因此竹構造和耐力板，成了所有棚架的原型。

碌架床

但是最大的困難是，每個參展人都希望知道能有什麼樣的展覽經費和場地，顯然，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展示想法，而棚架還沒有位置和設計，真是雞和蛋，不知那個要生那個。

此時李亮聰提出個構想，他說香港人只要有兄弟姊妹，幾乎都是在「碌架床」（雙層床）長大的，因為空間有限，至今還有所謂「籠民」，所有的家當都在一個鐵籠式的雙層床內，而九龍公園又曾是軍營，當年軍人們也睡此床，這顯示了香港城市的特性，所有港人的共同記憶，也反應了這次展覽空間有限的現象。

我一開始對這個非常基本的傢俱頗為存疑，如何能構成一個可看的展覽，但是一則計算下來，每個展示單元，也不過能放一張床和行走空間，再加上也逐漸看到了這個床所具有的「現實的重量」，與我們的主題也頗相合，而且出乎意料的，許多參展者也和我一樣，一開始有懷疑，後來卻有了有趣的構想，而把日常物件做非常表現，也成了這次展覽的調性。

建築展是什麼？

如今的世界，交通發達，資訊氾濫，要去實地拜訪一棟完成的建築難度並不高，要在網上瀏覽實境，或是設計中的作品更是舉手之勞，也因此如今舉辦雙年展，展示作品已不是最重

要的事，反而，雙年展可以是在明確主題下的溝通平台。

此次雙年展作品的來源，幾乎是一半邀請，另一半由公開徵件，再由策展團隊來挑選，徵件大約是三選一，大都是香港當地的新銳設計師，但也有諸多資歷的，作品有一半是裝置藝術，一半是以香港環境特殊議題的規劃設計。

邀請的部份，是對國際建築界廣發英雄帖，希望針對我們的主題做回應，以「城市的故事」為主軸，參展者可以對詮釋他們所在的城市，或是把自己的設計放在城市發展的框架之中的呈現。這些對話一直延續到開展，對我也是很難得的思考，或是教育的過程，也讓我們原本的主題更加清楚。而近年全球化與網路化之下，世界建築的趨勢都拜物化，形式的操弄比什麼都重要，彷彿如何使用如何居住都是其次，建築與城市沒有人的角色，各地都在營造龐貝古城，中看不中用。

但是城市的發展有如一個傳統的神話、童話、傳奇，如四大奇書，是許多代的人的智慧的累積，口耳相傳下來的集體創作，我們在每一棟建築的努力，都應能增益許多智慧累積出來的城市，容納更多元化的生活方式，而如果永續設計有任何的意義，就是我們應已進入一個精簡的時代，應該將既有的資源做更有效的轉換與再利用，更必須由Terence Riley先生所說的現象中跳脫出來，因為那仍是植基於一個擴張性的世界，需要不斷的增加消費與消耗，包括所謂綠建材之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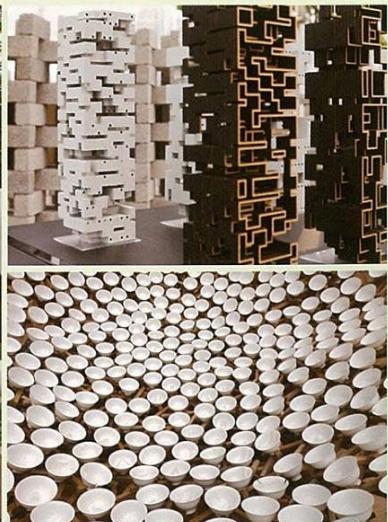
我們也因此希望，在看過我們的雙年展後，觀者都能由其他城市的特色了解自己，並且能描繪出一個理想城市，有青年人的活力與想像力，中年人的務實與成熟，也有老年人的智慧與寬容。

開展

九龍公園內的利用頗為全面，空地甚少，所以戶外搭棚架，也必須分散開來，見縫插針，共搭了四座棚架，依照展



香港展外觀，以竹構架和耐力板組成的構造。



香港展內展示的近景



1. 深圳及內地城市展內，「北京故事」，底圖是空照圖，突出的模型是新舊結合的新項目，由北京建築創作雜誌所策畫。
2. 深圳及內地城市展棚架內部，搭建成在彌敦道精品店上方的屋頂花園。
3. 深圳及內地城市展內，「龍甲亭」內部景。

示內容分別命名為「香港展（館）」、「深圳及內地城市展」、「台北展（台北市政府贊助部份）」、「亞洲都繪展（忠泰基金會贊助及策畫部份）」，唯一的室內空間，容納歐美日本來的「世界展」。

由於九龍公園對施工有嚴格的規定，到了二月初才開始搭建成竹棚架，而幾乎所有的展品都是在外場做好，在最後十天組裝，由於一半以上的參展者來自國外，協調成了最大的問題，不乏臉紅脖子粗的場面，但也都有驚無險，最沒有意外的，就是台北展和亞洲都繪展，兩個團隊有計畫與組織的工作，令香港參展者都十分佩服，也成為全部最有整體感的展，有趣的是，其他展場較有市集的特色，也有另一種熱鬧。

是瑜亮還是魯肅？

自受委任到開展八個月間，我共到了香港十六次，都住在香港大學訪問學者宿舍柏立基學院Robert Black College，港大在西環依山而建，此學舍更在最高點，我常早起再往上走，沿登山道走約一小時，可以到約在中環上方的山頂，遍覽港島的北、西、南海面，此學院建於1967年，是鋼筋混凝土澆灌的傳統中國建築造型，與圓山飯店是同時期的產物，據說Buckminster Fuller, Robert Venturi來港大時都住在此，所以雖然老舊狹小，卻也住得頗有興味。

也因此與香港建築師協會和港大建築學院有許多接觸，在協會中有許多大建築師，幾乎開會都不缺席，而且每次都耐心花時間，覺得他們的

組織頗有士紳傳統。

我因而感受到每個建築界，似乎都有其特色，但是就我當年做總編輯，以及此次擔任總策展人的接觸，還是覺得台灣的建築界的設計能力絕不比人差，而且有錢三代，才會吃飯穿衣，年輕一輩有更好的成長背景，必然更有才人出。

但是我們的經濟已過頂峰，建築市場已大不如前，如今又是國際市場，大型的公共建築要辦國際競圖，很一般的建設公司也要找國外建築師，或許這代表著我們必須走出去，雖然我們因為國情，不會像是八十年代的日本，如今的中國，很容易成為國際媒體的寵兒，也因此我們需要更集體的努力。

在開幕後的研討會時，有一場談的是上海外圍的新鎮，一下來了十多個上海年輕建築師，會後我去換名片，說：「三國演義裡諸葛亮到東吳，孫權說，讓他先見我江東英俊，所以我也來見了諸位才俊了。」

有人問我：「那你是諸葛亮還是周瑜？」

我說：「我是魯肅，說服大家對曹操宣戰，然後就是把平台搞好，讓瑜亮來表演。」玩笑之外，我也認為這是策展人真正的工作，設定主題，架設平台，讓參展者做最大的發揮，在感謝台北市政府和忠泰基金會的支持之外，也對台北兩團隊在這次雙年展中的亮眼表現，也更堅定我的信心，台灣建築界具有足夠的能力與能量，可以貢獻與國際建築界，也是一種回饋與增益，這是我們的必須，也是責任。 ■